

凌子著

# 诗 的 梦

昆仑出版社

# 诗 的 梦

凌子著



昆 仑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的梦/凌子 著. -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3. 8

ISBN 7 - 80040 - 699 - 7

I. 诗… II. 凌… III.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1698 号

## 书 名: 诗的梦

---

作 者: 凌 子

责任编辑: 郭米克

装帧设计: 钟晓云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jwyph.com>

E-mail: jfj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德清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5.2

印 数: 1000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40 - 699 - 7/G · 132

定 价: 13.5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诗的梦

|             |    |
|-------------|----|
| 小引 .....    | 1  |
| 女神 .....    | 2  |
| 啄木鸟 .....   | 5  |
| 向太阳 .....   | 9  |
| 忆 .....     | 19 |
| 失踪的诗魂 ..... | 24 |
| 战地行脚 .....  | 35 |
| 水阁诗踪 .....  | 48 |

## 流星雨

|                |    |
|----------------|----|
| 杨杰的墓碑铭 .....   | 52 |
| 朱怀真周年祭 .....   | 53 |
| 恸殒方伯英 .....    | 55 |
| 追念傅志馥 .....    | 57 |
| 天鹅绝唱 .....     | 59 |
| 李一航先生二三事 ..... | 62 |
| 笃行者 .....      | 64 |
| 对对子：博记巧思 ..... | 66 |

|                     |     |
|---------------------|-----|
| 小小自述·····           | 69  |
| 一曲新型的正气歌·····       | 72  |
| 百凶成就一词人·····        | 74  |
| 咬文琐话·····           | 80  |
| 张三影丛笺 ·····         | 100 |
| 许槌对于六朝骈文名篇的点评 ····· | 108 |
| 湖州民间文学作品选前言初稿 ····· | 113 |

## 白天鹅

|               |     |
|---------------|-----|
| 心 ·····       | 119 |
| 小菊花 ·····     | 120 |
| 小弟弟和灯笼 ·····  | 121 |
| 鹰 ·····       | 122 |
| 冰 ·····       | 123 |
| 辛夷花 ·····     | 124 |
| 窗口的红杜鹃 ·····  | 125 |
| 灵感 ·····      | 126 |
| 路灯 ·····      | 127 |
| 春分 ·····      | 128 |
| 惠山寄畅园 ·····   | 129 |
| 红叶 ·····      | 130 |
| 千里马和它的肝 ····· | 131 |
| 回归续篇 ·····    | 133 |

|              |     |
|--------------|-----|
| 题画 .....     | 134 |
| 野兴 .....     | 135 |
| 小柏树的梦 .....  | 137 |
| 白杨树和牛犊 ..... | 139 |
| 春雷 .....     | 140 |
| 祈祷 .....     | 141 |
| 月亮 .....     | 142 |
| 乡思 .....     | 144 |
| 童话 .....     | 146 |
| 镜里的日子 .....  | 148 |
| 白天鹅 .....    | 151 |
| 招魂 .....     | 152 |
| 碑廊速写 .....   | 153 |
| 星 .....      | 155 |
| 跋涉者 .....    | 158 |
| 孩子和诗人 .....  | 163 |
| 后记 .....     | 165 |

# 诗的梦

## 小 引

在崎岖曲折的生命旅程中，曾经有过许多幽雅而又有趣的梦。它们有时像白云缭绕的高山之巅的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有时像清粼粼的小溪旁树桠杈上晾着的一件湖绿色布大褂，有时像飞翔在蓝天之上的响着哨音的五彩风筝系着的一根飘带，有时像春雨绵绵之夕用白光连纸剪成的粘在窗檐下手持扫帚和团扇的小人儿……这一切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又构成了雨后斜阳中的彩虹，焕发出光耀熠熠的奇姿异采。

向记忆的宝盒里去寻找这些梦时，可惜它们已不复是当年面目了。原来更深人静之时传出的悉悉索索声，就是昼伏夜出的鼠类咬啮这些好梦。于是就只好向诗人借了些缤纷的锦线从头织补起来。无奈残破的程度过甚，所需要的线的长度往往超过了梦的本身，竟不再是一缕诗线而是一方方诗帕了。好在请来的喧宾往往比默默的主人更会惹人怜爱，因此也就不吝把它们端出来，端到丽日和风下的旖旎光景之中，并且题名为“诗的梦”。

## 女 神

在邻家后门外一个枯枝败叶的菜园子里，若无其事地站立着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忽然，后门被一阵狂风吹开了，闯进来两个身穿黄呢军衣的士兵，一个手举明晃晃的刺刀，一个扛着一枝铁黑色的步枪，嘴里吐着普通人听不懂的叽里咕鲁的日本话。那个大人被扯开了身上老式棉袍的钮扣，并且快要被毛茸茸的手搜索到腰间。此时此际，小孩竟然怒不可遏，伸出小手向一个士兵打去，恰巧刚刚够上拍着士兵的大腿。士兵懵懂了一下，大约小手的力量毕竟太轻，使他误以为小孩是在对他表示欢迎之忱，便用手去抚摩小孩柔软的头。大人也自然地就此把小孩搂到自己怀里。搜索工作莫名其妙地中断了，两个一无所获的士兵，掉转身走了开去。

据事后猜测，小孩的举动转移了日本士兵的视线。如果继续搜索下去，肯定要发现大人腰际的皮带和学生服哗叽呢裤子，那么中国人必然就会惨死在刺刀下的血泊里了。这样的先例是并不缺乏的。

说是大人。其实那时也不过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是一位以悼念史灿棠烈士的诗句“不死沙场死法场，故教闻者感悲凉”，“记从易水送荆轲，邮筒常颁壮士歌”等等著称于世的诗人。至于那个小孩，当然就是我。

古代有位诗人在四岁时为了躲避金国侵略者的铁蹄，曾经揣着几个面饼，藏匿在树林子里几天几夜，幸而不死。试想他伏在林间地上，耳边扫过金国马队蹄声，该是何种心境。不



料八百多年以后的一个小孩的身世，居然相差无几。那一天从菜园里回家，用脚尖踩碎了一条赛璐璐日本货洋狗。从这时开始，他的童年时代便宣告闭幕了，距离四足岁还相差两个多月。

不久他被送进堂祖姑母开设的家塾里，开始学习“卧薪尝胆，毋忘国耻”几个字。每天在背诵“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以外，也念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些并不太温柔敦厚的诗篇，也唱着“怒发冲冠凭栏处……朝天阙”这些剑拔弩张的歌词。

但是，真正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了起来，点燃了爱国主义的熊熊火焰的，却不得不首推《女神》一集。

这时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小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寻遍了十几个书橱里的万余册藏书——当然极大部分是看不懂的——最最使人喜爱的就是这部《女神》。

《女神》像汹涌的大海潮汐一般冲激着孩子的心，像紧钉不舍的呼呼战鼓声使他的心跳荡不已，像当空燃烧的火球一般的烈日那样使他的全身心都要融化了，融化在沸水一般的战斗的、乐观的爱国激情之中。

《女神》的诗篇充满了对祖国的眷恋、献身祖国的决心以及对民族前途的信念：

和平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这般青翠！

流水这般嫩黄！（《黄浦江口》）

不愿久偷生，  
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  
救彼苍生起。《《棠棣之花》》  
去吧！二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出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棠棣之花》》  
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  
凯旋同等的死哟！胜利的死哟！  
……  
“自由”从此不死了！《《胜利的死》》

《女神》的内容当然是异常丰富的，它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在音乐上曾经进入“迷人的森林”，我对于《女神》也有同样的体验。当他最早用手指按上琴键的时候，那些沉着的、尖锐的、当当的、低低的声音，“有如田野里的钟声，飘飘荡荡，随着风吹过来又吹远去；细听之下，远远的还有别的不同的声音交错回旋，仿佛羽虫飞舞；它们好像在那儿叫你，引你到遥远的地方……愈趋愈远，直到那神秘的一角，……孩子就是这样的在音响的森林中徘徊”。然而后来他“再也找不到那个迷人的森林了”。我也是如此，几十年后重读这部诗集，真可惜，尤其是读了《李白与杜甫》等等煌煌巨著之后，不禁在心头低唤着：永别了！“迷人的森林”！

## 啄木鸟

清澈见底的苕溪，从东天目山发源，轻轻地流淌着，沿着秋光如洗、芦花似雪的两岸，挟着一路上的香花彩叶，顺势而下，穿经这座小城时，已经成为一道相当宽阔的河面了。正象徐迟一再咏叹过的，“我就是喝了这样的水长大的，所以养成了对于美的贪婪地凝视的习惯。”就读的学校位于这条河西侧，占地两顷，然而房舍稀疏朗朗，到处是断壁残垣。学校当局认为光是营造校园还不够填空，竟发动学生各自物色空地，兴建“级园”。于是孩子们纷纷整地运砖，栽花种树，砌成了一圈圈生气勃勃的地盘。每天清早，旭日朝霞。早自修时间，走出课堂，站在沿河的“级园”里，面对流云白帆，响起琅琅书声。夏日炎炎的静静的中午，绿荫深处，居然也鸟鸣嚶嚶起来。有时候也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灰黑翅膀的硬尾巴的鸟，用尖而直的嘴啄开树皮，不断传出督——督——督的声音。据说它就是会啄食四个目二十一种害虫的啄木鸟。

剧烈的社会斗争的风暴也冲击起这个宁静的学府来，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走到了极点，一张平静的书桌也安不下来了。学生运动的大潮逐步引起了一个个“级园”里的几朵浪花。有一次，几个同学到杭州去了一趟回来，带回了好几期《求是周报》，并且还可以继续订阅。那时浙江大学有“民主堡垒”之称，这份周报就是浙大学生会的出版物。日子久了，倒还记得上面登过一组短诗，叫做《夜·声音》。大意是说，森林在锯齿面前沉默着，但当伐木声响起的时候，夜的山谷就回敬它一个激怒

的警告。

这些诗篇幅短小，容量也不大，却很逗人喜爱。到了1947年暑假，从上海《大公报》读到一则《杭州诗讯》，知道同一位作者已经出版了一个单行本，书名叫《啄木鸟》。后来就去信向有关单位求购。所谓有关单位，就是中国儿童时报社。大约那时候作者已从浙大毕业，在该报工作了，接到信，亲手封寄了一册书来，并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至今记得信里有一个警句：“我爱诗，爱得要发疯。”

平生第一次收到陌生作者直接寄来的书，特别钟爱。读了又读，有空时经常翻翻，内容丰富极了。里面有贫穷的赶路者的好朋友草鞋，有把大地母亲给的爱之汁液无保留地贡献出来的水井，有不怕推不怕踢栽个把跟斗又站起来的不倒翁，有一群向春天出发的美丽的采访员蜜蜂，有从荒山古寺里闯出来向城市作警告的钟，有向四面八方开着门窗的荒亭，有像禁书一样为人们所需要的酒，有像长在心上的有力量的旗一样的红叶，有蓝得多么理智的天色。……这样的诗共有五十二首，《夜·声音》也收在里面。

这肯定不是什么杰作，但很逗人喜爱，因为它使人看到了作者的一颗正直的、善良的、炽烈的、天真的心，它被珍藏起来，那首作为书名的《啄木鸟》也按照作者原来的词汇和语气改写了一遍：

督——督——督

用解剖刀一般的嘴巴，

叩问害病的树木，

从树干的心脏深处，

把黑色的害虫捕捉，  
督——督——督  
新松恨不高千尺，  
祖国的栋梁要保护，  
你，树林的医生啊，  
声音整天传遍了山谷……  
督——督——督

很想寄请作者看看，不知不觉间搁了下来。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这首诗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命运，差一点引起灭顶之灾。这些当然作者是不知道的。不过在重重创伤之中，再读这部诗集，翻到这样几句，眼眶里不禁湿漉漉了：

你问的是那个  
能变泥土为黄金  
给穷人们造口福的  
神话般的老好人吗？

他不在这儿呀  
在这儿的  
只是那个挥金如土  
教我们吃  
泥巴窝窝头的

很珍惜这个诗集，觉得其中最具有保留价值的是那些反映学生生活的诗，它们常常会引起会心的微笑。现在抄二首在下面：

## 药

关进教室 象被关进 一个谋杀的梦境  
但我努力地 把眼瞳睁得两倍大  
瞪住前面的“话箱”以证实我 还在听  
你开着定性分析的大教授 安眠药的配给者  
什么时候 我们服多了 我们一眠不醒呢

## 听讲以前

布告牌上 有一个名字 信任而尊敬地 震颤我们  
的心 快！快派代表去 摘一束红红的五月花 插  
上台前去 去映衬他的 火焰似的语言  
监狱的心 快被炸开了 鞭炮将放响在 春天的礼  
堂：我们这一连串 连结在一起的 带火药的手掌  
哟 只等着他这支火绳

## 向 太 阳

前年的一天，打开信箱，一个来自中共秦皇岛市委的信封，叫我好不诧异。取出厚厚的一叠信纸，才喜出望外。这位秦皇岛的方明，就是湖州中学同学严智康。于是五十几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1946年早春，一个中午，在嘉兴。我从学校回家，瞧见他坐在靠背椅上，端正地坐着，微笑着，态度很和善。当时高中学生必须接受军训，制服左胸都有一块布制符号，写明学校、年级和姓名。不用通名报姓，他叫严智康。

不久，我的父亲也回来了。原来湖州中学邀请父亲前去教书，先是请一位老师专程到嘉兴来我家洽商，接着又让一位学生代表前来促驾，智康就是为此而来的。

几天后，我也就随同父亲乘了一天轮船，从嘉兴转学到了湖州。直到当年暑假开学，我跟智康的接触才增多起来。那时校内每位专职教师各有一个十几个平方的房间，凡工作、休息、接谈都在这里。智康经过我父亲同意，搬了课桌课凳各一张进去，他在课余就在这里活动。这个学期我是初二的走读生，晚自习时间就跟他常在一起。

智康各门功课极好，平衡发展。他迅速完成作业，剩下大量时间用于读书看报。他订阅了一份《文汇报》，一份《群众》周刊，又向上海分批邮购了不少图书。他最喜欢看《群众》，也很喜欢一种自由体新诗。我跟着他热中于这些书报。以前只读过《大堰河》，这时方才从他那里见到了同一作者的《向太阳》、

《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献给乡村的诗》、《火把》、《反法西斯》、《雪里钻》以及《吴满有》。

外面的世界波谲云诡，风急天高；这里的校园表面是止水一锅，还不像日后那样激荡。这些书似乎就是干柴烈火，把我们的心脏放在水锅里熬煮着，沸水快要从锅里四处溢出。《向太阳》特别具有冲撞力：

初升的太阳  
照在我们的头上  
照在我们的久久地低垂着  
不曾抬起过的头上

.....

太阳在我的头上  
用不能再比这更强烈的光芒  
燃灼着我的肉体

就好像困倦的兽类，从枯叶狼藉的丛林里，从冰冷的岩石上，挣扎了很久，支撑着上身，睁开眼睛，向天边寻觅。这时，北平（当时的地名）学生们愤怒了；圣诞节晚上，美军在西单广场强暴了中国女学生。消息连续发布在各大报上。智康不再微笑，脸色凝重，从《文汇报》上剪下了米谷、沈同衡抗议美军暴行的漫画。我陪着他，拿着浆糊瓶。 he 就把漫画粘贴在教室外走廊的粉墙上。很快地，一群群过往的同学围拢观看，没有谁去撕扯。

智康还常常跟同学争论：国统区（那时开始用这个名词）好，还是解放区好？他常援引一位社会贤达的观感：解放区一无乞丐，二无妓女，三无贪官，所以绝对解放区好。这时，一个



念头大概在他心目中逐渐成熟了起来。

正处于期末考试前夕，智康对我说：“要向朱先生，向你，告别了！”事情很突然。他的同班好友，汪兆麟，找到我，说智康要走了，连大考也不想参加了，几个同学准备劝劝他，叫我也参加。当晚，围着一个桌子，几个人先后发表了意见，大致都认为，智康太着迷了，马上要大考，而且只要半年就高中毕业，放弃了很可惜，到解放区去，毕业了再去也不迟。智康始终默默地听着，脸上很沉静。最后他说：“国家弄到这个地步，拿了个文凭也没有用，我决定这就去。”我只觉得双方的话都有道理，只觉得散会后每个人的脚步都沉重了。一别从此半个世纪以上。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智康大量购书订报，原先我以为他家境较富裕，岂知大谬不然。他家世居吴江平望，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房屋被敌机炸成一片瓦砾（迄今未获一文赔偿）。劫火中馀生的一家人，仓皇南奔，临时借往一家茅屋避难。夜间闯进一拨土匪，又把他们仅存的财物洗抢一空。直到好心人介绍他父亲到嘉兴一家中药店做营业员，总算从此定居下来。为了弥补父亲菲薄的工资，母亲起早摸黑为成衣铺加工干零活，流离劳瘁，在贫病中